

谢长华《驭蜂少年》:

一部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力作

□李红叶



文学应植根于生活和大地,应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儿童文学也不例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多彩中国梦”项目即致力于倡导文学的使命感,致力于打造与时代共振、反映现实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儿童文学作家谢长华的长篇新作《驭蜂少年》即是该项目推出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使命意识和艺术感染力的儿童小说。这部小说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力度以及对当代少年形象的塑造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的长篇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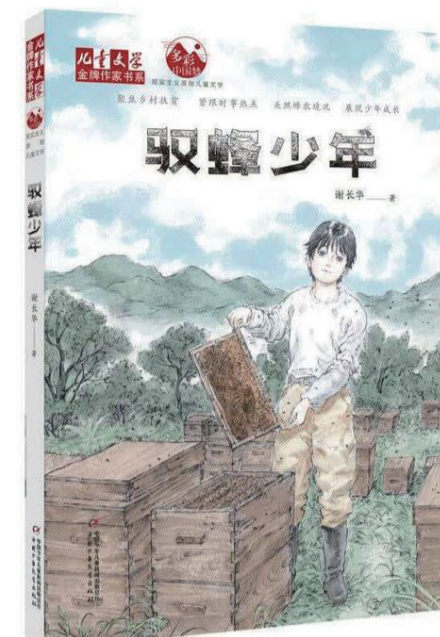
作家深度观察现实生活,以严谨考证的创作态度描写了湘西南雪峰山脉一带村民的真实生活相,并将笔墨对准成长中的少年形象,塑造了具有感召力的当代农家少年形象。小说以湘西南雪峰山山村为背景,讲述了一户养蜂家庭脱贫致富的故事。山丁火石是一位养蜂好把式,他靠一辆二手货车带领妻子丰红莲和儿子丁志根在雪峰山脉一带养蜂酿蜜,逐花而居,他试图依靠个人高超的养蜂技艺、童叟无欺的诚信度以及勤劳的双手摆脱贫困,发家致富,既不愿接受扶贫组的扶持,也担心同行相挤、蜂蜜难以出售而不愿将养蜂技艺传授给他人。然而事与愿违,一场车祸使他深陷困境之中。随后,他不但得到了乡邻们热情无私的帮助,也得到了扶贫工作组的及时的援助和关爱,还通过儿子丁志根看到了新型网络销售模式的魅力。故事的结局温暖而感人,丁火石终于体会到,在新时代致富不仅需要个人的勤奋和努力,更需要改变观念,与乡亲们合作共同致富。丁火石最终在政策的支持和扶贫干部的热心帮助下,与其他贫困村民一道成立了“雪峰山养蜂合作社”。至此,小说展示了一种新时代的脱贫致富之路,这便是“各村扶贫工作组联动+丁火石父子的养蜂经验+养蜂合作社成员的集体力量+全国网络营销举措=真正的脱贫致富”。这种与时俱进的脱贫致富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家谢长华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来写少年丁志根的成长。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儿童文学也能反映宏大的社会问题,并且将少儿的成长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扎实的现实生活中,从而塑造出新型的富有时代精神和典型意义的少年形象。

儿童文学是面向未来一代的文学,儿童文学应该塑造富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少年儿童形象。20世纪80年代,作家曹文轩曾明确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命题并未过时,甚至是一个需要重新强调的命题。谢长华在《驭蜂少年》中即塑造了一位理想的当代少年形象。

当代少年应当具有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这是一个值得讨论和重视的问题。我在谢长华的《驭蜂少年》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典范,他就是生活在湘西南的山地少年丁志根。少年丁志根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在于他扑入生活的热忱和直面现实的责任感——这正是当代青少年最需要补课的精神品质。丁志根在寄宿制渣坪中学读书,学校在离家20里外的山下,一到周末和节假日,他就飞奔回家,先坐十多里路的汽车,再徒步十多里上山回家。等他终于有了自行车,他就骑着自行车猛蹬猛踩上山路,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一个多小时就回到妈妈身边,一回家就帮忙做事。当蜂场不太需要他帮忙时,丁火石会让放假回来的儿子赶早下山,让他带些钱或别的什么东西,去看望一下住在丁家寨的爷爷奶奶。于是,志根飞一般地骑车下山,经过渣坪中学,再弯弯曲曲地骑行二三十里路,回到丁家寨,帮爷爷奶奶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后,又匆匆赶回学校。

丁志根明理、懂事,是父母的得力助手。他跟父亲学习养蜂的技艺,协助父亲照顾蜂箱,观察蜜蜂的生活习性,在阴雨天为蜜蜂喂糖水,细心清理蜂箱,为蜜蜂驱除各种天敌,学习割蜜、分箱、摇蜜,思考销售蜂蜜的新模式。志根在看,在做,在探究,在一步一步地



解决问题,不知不觉中,他也在成长,并逐渐成为养蜂能手,甚至深得养蜂信赖,能够亲手操作蜂箱以及播取蜂蜜……

作家对丁火石一家人的养蜂生活和养蜂技艺的描写真实细致,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少年志根正是在这种生活中养成了扎实的生活态度。且看他如何发现大土蜂,并用丝茅草结个活结,屏气凝神,往大土蜂最细的腰腹间轻轻套去,继而又是钻山,又是越溪上坡,最终追寻腰系丝茅草的大土蜂找到了土蜂窝,再在杂草尖上轻轻钻了个大大的草结做记号,接着回家领着父母一起收获了一个巨大的土蜂窝。

少年丁志根面对生活困境,不抱怨,不愤世嫉俗,而是勇敢地直面生活的挑战,表现出很强的生活能力和心理素质。父亲出车祸

后,他伤心悲痛,但并不消沉。他一边更勤奋地读书,一边尽一切努力协助照顾蜂箱,处理家务,处理人际关系;当蜂蜜销售遇到障碍时,他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微信功能寻找和维系客户。他对父母体贴而孝顺,能想父母之所想,急父母之所急,除了上学读书,他参与到一切家务事和养蜂工作中;又与父母相当默契,做事无需提醒,更不必催促,一家人相濡以沫,与父亲、母亲有着自然而浓郁的感情,因此,即便丁火石遭遇车祸,这个家依然处处显示出一种淳朴的尊严和温情。丁火石看到儿子聪慧、上进,而且深得养蜂真传,甚至能裸手取坯、摇蜜,他那被车祸摧残的身心便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正所谓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本身在教养丁志根。他骑着自行车上山下山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他的身体变得强健有力,养蜂经验更是加强了他对昆虫和植物的兴趣,从而使他成为学校生物兴趣小组的组长,并在相关竞赛中连连胜出。可以说,正是脚踏实地生活,使得志根自然而然地成为养蜂能手,自然而然地成为老师的好助手,同学的好榜样以及父母的好帮手,并自然而然地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尊重。他在生活的磨炼中长大,继承了父辈善良、淳朴、坚忍的性格,又有互联网时代的开阔思维和行动力,为人真诚,重感情,能做事,会做事,动手能力很强,有分寸,知感恩,能吃苦,又具有新时代的开拓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根源于现实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少年形象,于少年儿童读者而言,具有鲜明的榜样力量。这一形象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

作家文笔质朴,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以及对湘西南山区独特的自然风貌、生活习俗的描写,尤其是对养蜂技艺的描写,充满实证主义精神,反映了作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生活本身的尊重,这种写实精神使得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质感,并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纪念



悼念发稼

□金波

发稼昨天走了,我一天沉默不语。想起他的一生,想起与他交往的日子,总觉得还有话没有说完,或者说,有事情本该多讲几遍,现在,无法说给他听了。我想起29年前的新年前夕,我给他寄了一张贺卡,贺卡上即兴题赠了一首小诗送给他。诗中写道:

生活里不只有严肃的思考
还应有轻松的微笑
正如你攀登巅峰时
常吟出一首小诗
如春天的小鸟
(1991.12.25)

我之所以题赠这首小诗,是因为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位富有事业心、克勤克俭的作家、评论、创作兼顾,成果丰硕。但他也常常废寝忘食,于身体不利。这首小诗,既有劝勉,又表达了对其理论创作双丰收的祝贺之忱。当然也有一些婉转的提醒,希望他劳逸结合。

那时候,我还多次建议他推掉一些约稿,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一本理论专著。但终因他的热心肠,不忍拒绝一些琐屑的事情而耽搁了这件事情。

今天回想起来,其实,他那一本本短篇评论集,如果集中串连起来阅读,也是清晰地展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时时刻刻关注着这项事业的一路发展和新人的涌现。他的短论是那个时期的散金碎玉,串联起来可以当作一部儿童文学史来读。他曾经用自己温热的血浇灌这块儿童文学园地。现在他走了,从他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中,我们既可看到他攀登的足迹,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一定会听到陪伴他的“春天的小鸟”的歌声。

2020年12月7日

■评论

像植物一样成长

□李东华

《小城槐香》是王琦继“小城系列”第一部《小城流年》之后的新作。“小城”二字让人想到萧红的《小城三月》,想到邓丽君的歌《小城故事》,天生就透着静谧、安稳的气质,缠绕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它的淡然而绵长的眷恋之情。“小城”在现实中的原型是“太原”,太原历史文化悠久,重工业发达,听上去不应该是“小城”,反倒是气质刚硬的大城。但在王琦的眼里它就是座“小城”,事实上,在一个小女孩的眼中,她所喜欢的所亲近的这座城的那部分,都是它最柔软的元素。小青子聪颖、好强,有个弟弟,在家是长女,妈妈是兢兢业业的老师,爸爸是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的边防军人,姥姥则是慈祥勤劳地守护着一家人。相亲相爱的家人,相帮相助的邻居,团结友爱的小伙伴、成绩优异的学业……这是女孩小青子的成长背景,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安全感、安定感,这让她的成长笼罩在一种温情脉脉的氛围中。当然小青子的内心并非是一条没有起伏的无忧无虑的直线。她也有自己隐秘的心事,这当然都缘于她的好胜要强的心性,想和别的小伙伴一样获得跳班的机会,当成绩不如人时会暗暗地努力。因为爸爸不在家,作为姐姐,她又多了一份帮着妈妈姥姥分担家事的早熟。作者在描摹小青子内心时的分寸把握得特别好,纵然比其他小伙伴要成熟一点,但也就一点点而已,并不会用力过度,是

每一个小女孩都会有的那种想当大人的心思。看到小伙伴们比自己成绩好了,会羡慕,会努力,但不会有破坏性的嫉妒,一切都刚刚好。这样的小青子,这样的童年,像小城里到处都洋溢着的槐花的香气,纯粹、透明、甜蜜、无忧无虑,也有一点点倔强、上进、懂事,就像大街小巷无处不有的槐树,尤其是晋祠里的古槐,坚韧、质朴、包容。当然一个小女孩在气质上怎么也不会像一棵饱经沧桑的老槐树,但是她天天浸润在青枝绿叶间,不知不觉中,那样一种温婉、柔美中透着一丝丝的刚强的性格,也就在字里行间慢慢显现出来了。

《小城槐香》的文字特别清新、清丽、清澈,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槐花,无论是白色的,还是紫色的,一串串的,素雅、矜持,香气很缥缈,却又在不知不觉间沁入心脾。《小城槐香》文字的感染力是润物细无声的,是无声无息地感染你的,让你想回到自己的童年,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想到槐树成荫的安静的街巷里走一走,闻一闻槐花的香气。《小城槐香》并不会直接去写童年多么有趣,自己对这座城多么地有感情,可是那样一种静水深流的爱意就全在不言中了。

《小城槐香》每一小节的目录都是一个节气,这让我觉得小青子的成长同植物一样。植物得了山川日月的精华的哺育和风霜雪雨的洗礼,对于大自然的谢意就是默默地

努力地成长,不去妨碍谁,也不计较种子是落到沃土里还是石缝间荒漠里,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该发芽发芽,该开花开花。那些微细的心事,很多还没有开口说出就凋落了,像那些被风吹落的细碎的花瓣。但也正是王琦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捕捉住了小青子那些一闪而过的情绪的波动,像一条细细的始终没有断流的小溪,自始至终在各种生活细节的下面潺潺,使这部散文化的、诗化的小说同时也有了故事性,有了节奏的缓急,文字也因这种律动而活泼摇曳起来。

王琦是事业有成的出版人,有着出版人特有的能干与爽快,可是《小城槐香》里住着另外一个她,女孩子的美都不被打扰地绽放了,灵魂的气息在字与字之间缭绕着,无论什么时候打开这本书都是相宜的,焦躁时它让你沉静,沉静时它和你默默对视、会心一笑。如果你是个孩子,那么你会从中看到自己还在行进中的童年;如果你是大人,那么你会重新回到已经流逝的童年。



■阅读札记

饱含深情的乡村童年抒写

□陈苏

朱桥本名罗小梅,这个位于安徽宣城四面环水的小乡镇,是滋养她童年的故乡。一个写作者,把故乡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可以想见她对于生于此、长于此的小乡镇所倾注的情感,由此故乡也成就了她的创作的富矿。

在近年原创儿童文学一路繁花的景象中,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视线投向乡村童年生活,留守少年、乡村变革等等,都成为作家关注和表现的主题,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作。朱桥的两部长篇小说《老樟树上小木屋》《深山有远亲》,背景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者写的是少年全宝从保卫心爱的老樟树想方设法挣钱到舍村抗洪过程中经历的磨炼;后者则反映了年轻乡村女教师与孩子们的真挚情感以及共同成长。

作者把视角对准乡村普通孩子的心灵世界。《老樟树上小木屋》中的全宝“个子一般,成绩一般,打架一



般”,有着孩子的各种小缺点。全宝一心保护老屋门口的老樟树,并非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只是出于一个平凡孩子的真切愿望。在一个缺少玩具、家里连猫狗也没有的乡村孩子眼里,门前的老樟树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的神树。老樟树是他无声的伙伴,收藏了他童年所有的秘密;咬了他手指的天牛的大牙、小弟的第一颗乳牙,还有不舍得吃的糖果。老樟树寄托着他童年所有的快乐,在老樟树上乘凉、说话、写作业。更重要的是,老樟树能为平凡的他赢来羡慕的目光,因为爸爸在树上搭了个小木屋。能上小木屋玩已经让男孩们眼馋了,如果给小木屋再搭个顶棚,夜里能在树上睡觉,还不把男孩们镇住?全宝瞬间觉得自己高大起来,“有些拥江山的感觉”。

几乎每个孩子的童年都会渴望拥有某种具有神奇力量的宝物,在物质贫瘠而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乡村,一棵老树上的小木屋驰骋着孩子无边的想象,极大地满足了童年隐秘的快乐。这个故事完全源自于一个男孩子的心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动着情节发展。当全宝的梦想和全家最重要的造新房子发生了冲突,父母盘算着把老樟树砍了做新房子的阁楼,他便执拗地打定主意,自己挣300元钱,拯救老樟树。他们姐弟钓鱼、抓鱼、挖草药、卖梨、割稻子……千辛万苦也乐在其中。随着攒钱过程的一波三折,一幅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徐徐展开,洋溢着淳朴的乡土人情。全宝也一次次得到历练,他用稚嫩的教学辅导的伙伴,救下了打架的牯牛,并渐渐懂得了人性的宽厚,乡情的淳朴,农活的辛劳,继而萌发了要像爸爸、爷爷那样做大事的愿望。一个乡村男孩的心路历程,交织着富有质感的鲜活细节,犹如层层叠叠的瀑布,把情节推向小说的高潮:全宝目睹大人们打桩教杆,毅然做出舍弃心爱的老樟树的决定。新与旧的冲突,得与失的权衡,小家与大家的抉择,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人生的哲理巧妙地埋伏在情节之中。

有意思的是,《老樟树上小木屋》几乎同时推出的《深山有远亲》,两者犹如一个双面故事,共同勾勒出一幅原生态的乡村童年生活画卷。两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内在却有着相似的意象和相连的脉络。《深山有远亲》同样从儿童的心性出发,开篇便是林冬冬无意中抓了只黄鼠狼,担心自己得罪了传说中的仙姑老太,倒霉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两部小说叙述中都穿插了许多民间传说,既体现了孩子对幻想世界的普遍好奇,也构成了乡村童年特有的幻梦。《深山有远亲》中也有一棵神树,在学校后面的红杉杉林中,已经上千岁了,是乡亲们祭拜的对象,也是林冬冬倾诉心里话之处。在这两部作品中,富有灵性的树成为了一种象征,寄托了孩子们的梦想,也寓意着扎根大地汲取养分并不断成长的童年。

这两部作品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结构也没有过多讲究,描写的都是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风物人事,读来却鲜活生动且意蕴深长,闪烁着未经雕琢的质朴清新之美。这自然源自于朱桥丰厚的乡村生活积累,也与作者的写作姿态有关:“想通过我的笔写出那里各种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人,写亲情友情,写乡里情”。朱桥的文字清浅且富有画面感,频频出现的象声词总是恰到好处,与儿童阅读特点颇为契合。朴实无华又鲜活灵动的语言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作者娓娓道来,好像面对瞪大眼睛好奇的孩子们在讲故事,把小读者带入小说描述的情境之中。

对校园生活的谙熟和对儿童心理的精准把握,往往给教师创作儿童文学带来天然的优势,但文学性和教育性如何水乳交融,对于教师作者也是一种挑战。或许《深山有远亲》在情节中尚留有些许概念化的痕迹,但在由亲身经历过以及真实地参与所营造的小说情境中,可以感觉到朱桥写作时内心的妥帖和施展的从容,而如何在写实与虚构之间更自如地游走,尚有待作者在未来的创作中进一步探索。

来自帕米尔的星空

——读毕然《雏鹰飞向帕米尔》 □于立极 于凤仪

在新疆儿童文学作家群里,有一位女作家毕然,她就像帕米尔高原上空的一枚星星,越来越让读者感受到闪烁的光芒。当我读到这本新作《雏鹰飞向帕米尔》,很快就被她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所感染,这里热烈而深邃,灿烂而辽阔,书中的世界带给我们别样的奇妙与瑰丽。

作家作品,其实就是自身心灵世界的一种映射。在作品里,我们看到太阳、冰峰、麦田、苍鹰、骆驼、羊、马、胡杨树、刮过的风,以及老人、莫合烟、洪水、月光、舞蹈、歌声、酒瓶、掌纹、甜蜜的杏仁,还有摩托车、相机、闹钟、电子表、电视、手机、汽车等。毕然呈现给我们的这部作品,不同于东部的繁华和稠密,而是立足于西部世界的苍凉和博大,编织着遥远与切近、真实与虚幻的艺术世界。这里既有我们的场景,也有我们不甚了解的文化,这种差异感造就了作家尽情展现曼妙身姿与情感的舞台。

同在地球上,但由于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差异,导致了文化上的不同。但对于头顶星

空的探求,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有人说,天上每一个星星都是一座岛屿。星星真的有这么大吗?星星之间是怎么联系呢?它们相互打电话吗?我每天都这样看他们,他们可以看到我吗……”书中的主人公古丽娜娜仰头看着星密如织的夜空,脑子里不停地冒出许多怪念头。而星空里的星星与地上的桃花一样,在孩子心里永远数不清。爸爸却告诉她:“你知道它们很美,它们一直陪你长大,就很好了。”

这种对于万物表象的终极思考,贯穿于毕然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之中,因而她的作品呈现了哲学上的深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文本,巧妙地传达了这块高地上的民族精神世界和独特风采。

毕然重视对人物灵魂的描摹,体现了她对世界的哲学认知以及民族古老文化的尊重与传承。“这只猫老了,它活不了多久,它要去天堂了,很快就会有另一只猫来替它陪伴我。我也会去天堂,在不久的将来。你出生的时候,它还没有来,现在它要走了。”奶奶说着,老猫突然睁开眼,那眼睛和奶奶很像。当伊萨克想要阻止世间生老病死的法则时,奶奶做出这样的诠释,“傻孩子,天堂里我们迟早都会见,在那里我又可以见到我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你以后来了也可以在那儿见到我。我们一家人迟早会团聚在一起。”

面对活着与死去,作家的视角是超然的。这种超然让作品有了相当的高度,决定了艺术品质。文中的沙尔瓦汗捏了捏衣兜,那一截骨质的鹰笛用鹰鹰的翅膀骨制成。他拿出鹰笛,沙白色的鹰头在阳光下烁烁发光。不远处是塔什库尔干县的标志性建筑——鹰的图腾柱,那只在石头柱子上的雄鹰,俯首凝眸,张着巨大的翅膀,俯视着这座高原上的小城。此情此景,让作家有了鹰一样的视野、眼光和精神,让作品成为身心与灵魂的居所,具备了存世的价值。

在我看来,毕然的作品也如这只鹰笛,在阳光中闪现出独有的莹白色彩和光泽。其中发出的声音,时而像冰川细微开裂的声响,时而像飞鹰相互召唤时的鸣叫;尖锐而不失婉转,低沉而不失悠扬。这笛音博大而具有穿透力,如同天籁,可以上达九天。从而使作品铸就了穿越时空的光芒,安然妥帖地镶嵌在儿童文学蔚蓝色的天幕之上。